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 第十二回 影並帝天初登布士殿 學通中外重翻交界圖

卻說華如當日正接了一封俄國郵來的信件，還沒拆開，先見兩個西裝婦女的攝影，不解緣故。他夫人倒大動疑心起來。華如連忙把信拆開，原來這封信還是去年臘月裡，雯青初到聖彼得堡京城所寄的。信中並無別話，就告訴華如幾時由德動身，幾時到俄。又說在德京，用重價購得一幅極秘密詳細的中俄交界地圖，自己又重加校勘，即日付印，印好後就要打發委員■送來京，呈送總理衙門存檔，先托華如妥為招呼等語，辭氣非常得意。直到信末，另附一紙，說明這張攝影的來由，又是件曠世希逢的佳話。你道這攝影是誰呢？列位且休性急，讓俺慢慢說來。話說雯青駐節柏林，只等彩雲覲見後就要赴俄；已經耽擱了一個多月，恰值德皇政體違和，外部總沒回文。雯青心中很是焦悶，倒是彩雲興高采烈，到處應酬：今日某公爵夫人的跳舞，明日某大臣姑娘的茶會，朝游締爾園，夜登蘭似館，東來西往，煞是風光。彩雲容貌本好，又喜修飾，生性聰明，巧得人意，倒弄得馳名大噪起來。偌大一個柏林城，幾乎沒個不知道傅彩雲是中國第一個美人，都要見識見識，連鐵血宰相的郁亨夫人，也來往過好幾次。那郁亨夫人，替彩雲又介紹認得了一位貴夫人，自稱維亞太太，說是德國的世爵夫人，年紀不到五□許，體態雖□分端麗，神情卻八面威風。那日一見彩雲，就非常投契，從此也常常約會。不過約會的地方，不在花園，即在戲館，從不叫登這夫人的邸第，夫人也沒有來過。彩雲有時提起登門造訪的話，那太太總把別話支吾。彩雲只得罷了。話且不表。

卻說有一晚，彩雲剛與這位太太在維良園看完了戲，獨自回來，已在定更時候，坐著一輛華麗的轎式雙馬車，車上連一個女僕都不帶，如飛地到了使館門口停住。車夫拉開車門，彩雲正要跨下，卻見馬路上有一個□七八歲的美童，飛奔地跑到車前，把肩膀湊近車門，口裡還吁吁發喘。彩雲就一手搭在他肩上，輕輕地跳了下來。進了館門，就有一班管家們，都站了起來，喊道：「太太回來了，快掌燈伺候！」便有兩個小童，各執一盞明角燈兒，在前引導。這當兒，那些丫鬟僕婦也都知道了，在樓上七跌八撞的跑了下來。那時彩雲已到了升高機器小屋裡，那些丫鬟僕婦都要上前攙扶，都道：「阿福哥，勞你駕了！讓我們來攙著吧！」彩雲冷笑了一聲，自顧自仍扶著阿福。那機器就如飛地上升了。到了樓上，彩雲有氣沒力的，全身都靠在阿福的身上，連喘帶笑地邁到了自己臥房一張五彩洋錦的軟榻上就倒下了，兩頰緋暈，雙眼粘錫，好象貴妃醉酒一般，歪著身，斜著眼，似笑不笑地望著阿福。阿福也笑迷迷地低著頭，立在榻旁。彩雲忽然把一個玉蔥，咬著銀牙，狠狠地直指到阿福額上，顫聲道：「你這壞透頂的小子，我不想今兒個……」剛說到這裡，那些丫鬟僕婦都從扶梯上走了進來，彩雲就縮住了口，馬上翻過臉來道：「你們這班使壞心的娼婦，都曉得這會兒我快回來了，倒一個個躲起來。幸虧阿福是個小子，不要緊，要是大漢子，臭男人，也叫我扶著走嗎？」彩雲說罷，那些丫鬟僕婦都面面相覷，不敢則聲。阿福就趁勢回道：「那輛車，明天還叫他來伺候嗎？」彩雲道：「明天有什麼事？」阿福道：「怎麼太太會忘了！剛纔在路上，你不是告訴我，明兒個維亞太太約游締爾園嗎？」彩雲想一想道：「不錯，看戲的時候，她當面約定的。」說著，把眼瞪著阿福道：「可是我再不要坐轎式車了。明天早上，叫他來一輛亨斯美吧！」阿福笑道：「你自個兒拉轎嗎？」彩雲道：「誰耐煩自個兒拉，你難道折了手嗎？」阿福笑了一笑，再要說話，聽見房門外靴聲橐橐，僕婦們忙喊道：「老爺進來了！」阿福頓時失色，慌慌張張想溜。彩雲故意正色高聲地喊道：「阿福，你別忙走呀！我還有話吩咐嗎！」阿福會意，就垂著手，答應一聲：「著！」「你告訴我，明兒早上八鐘來，別誤了！」這當兒，雯青一頭掀著門簾，一頭嘴裡咕嚕著：「阿福老是這樣冒冒失失、得風使篷的。」說著，已經踱了進來，衝著彩雲道：「明天你又要上哪兒去了？」其時阿福得空，就捱身出房。彩雲撇著嘴道：「到締爾園去，會一個外國女朋友，你問她什麼？難道你嫌我多出門嗎？什麼又不又的！」說著，賭氣就一溜風走到床後去更衣洗面了。雯青討了個沒趣，低低說道：「彩雲，你近來真變了相了，我一句話沒有說了，你就生氣了。我原是好意，你可知道今天外部已有回文，叫你後天就去覲見，在沙老頓布士宮 Charlottenburg，離著柏林有二三□里地呢！我怕你連日累著，想要你歇息歇息呀！」彩雲聽了雯青這番軟話，心裡想想，到底有點過意不去，又曉得覲見在即，倒又歡喜起來，就笑嘻嘻走到床面前來道：「誰生氣來？不過老爺也太顧憐我了。既然後天要覲見，明天早點回來，省得老爺不放心，好嗎？」雯青道：「這也由你吧！」說罷，彼此一笑，同入羅幃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日清早，雯青尚在香夢迷離之際，彩雲偷偷地抽身錦被，心裡盤算出去的裝束要格外新艷。忽然想起新購的一身華麗歐裝，就叫小丫頭取了出來，慢慢地走到梳妝臺，對鏡梳洗，調脂抹粉，不用細說。不一會，就攏上一束蟠雲曼蟠髻，繫上一條跪地綵紗裙，頸圍天鵝絨的領巾，肩披紫貂嵌的外套，頭上戴了堆花雪羽帽，腳下踏著雕漆烏皮靴，顫巍巍胸際花球，光灑灑指頭鑽石，果然是薔薇娘尚象，茶花女化身了。打扮剛完，自己把鏡子照了又照，很覺得意。忽見鏡子裡面阿福笑嘻嘻地站在背後，低低道：「車來了。」彩雲嗤地一笑道：「促狹鬼，倒嚇人一跳！」隨就把嘴兒指著床上，又附著阿福耳邊，密密切切不知吩咐了些什麼話。阿福笑著點頭答應，就躡手躡腳地下樓去了。這裡彩雲收拾完備，輕輕走到床邊，揭起帳子張了一張，就回聲叫小丫頭攙了一徑下樓。到門口上車，打發小丫頭們進去，又叫馬夫坐在車後，自己就跳上亨斯美，輕提玉臂，緊勒絲韁，那匹馬就得得地向前去了。走了一條街，卻見那邊候著個西裝少年，遠遠招手兒。彩雲笑一笑，把車放慢了，那少年就飛身上車，與彩雲並肩坐下，把絲韁接了過來。一揚鞭，一搖鈴，風馳電卷，向馬龍車水中間滾滾而去。兩人左顧右盼，儼然自命一對畫中人了！不多會兒，到了締爾園 Tiergarten 門前。

原來這座花園，古呢普提坊要算柏林市中第一個名勝之區，周圍三四里，門前有一個新立的石柱，高三丈，周□圍，頂立飛仙，全身金翅，是法、奧、丹三國戰爭時獲得大炮鑄成，號為「得勝銘」。園中馬路，四通八達。崇樓傑閣，曲廊洞房，錦簇花團，雲譎波詭，琪花瑤草，四時常開，珈館酒樓，到處可坐。每日裡鈿車如水，裙屐如雲，熱鬧異常。園中有座三層樓，畫棟飛龍，雕盤承露，尤為全園之中心點。其最上一層有精舍四五，無不金釘銜壁，明月綴帷，榻護繡襦，地鋪錦罽，為貴紳仕女登眺之所，尋常人不能攀躋。彩雲每次到園，與諸貴女聚會，總在此間憩息。

這日馬車進了園門，就一徑到這樓下下車，阿福扶著，迤邐登樓。剛走到常坐的那一間門口，彩雲一隻纖趾正要跨進，忽聽咳嗽一聲，擡頭一看，卻見屋裡一個雄赳赳的日耳曼少年，金髮赫顏，豐采奕然，一身陸軍裝束，很是華麗。見了彩雲，一雙美而且秀的眼光，彷彿雲際閃電，把彩雲周身上下打了一個圈兒。彩雲猛吃一驚，連忙縮腳退出。阿福指著道：「間壁有空房，我們到那裡坐吧！」說罷，就掖了彩雲逕進那緊鄰的一間精室。彩雲坐下，就吩咐阿福道：「你到外邊去候著，等維亞太太一到，就先來招呼。」阿福答應如飛而去。彩雲獨自在房，心裡暗忖那個少年不知是誰，倒想不到外國人有如此美貌的！我們中國的潘安、宋玉，想當時就算有這樣的豐神，斷沒有這般的英武。看他神情，見了我也非常留意，可見好色之心，中外是一樣的了。彩雲胡思亂想了一回，覺得心神恍惚，四肢軟胎胎提不起來，就和身倒在一張紅絨如意榻上，星眼惺鬆，似睡不睡的，正有點朦朧，忽聽耳邊有許多腳步聲，連忙張開眼來，卻見阿福領了一個中年婦人上來。彩雲忙問阿福道：「這是誰？」阿福道：「這位就是維亞太太打發來的。」那婦人就接嘴道：「我們主人說，今天不來這裡了，要請密細斯到我們家裡去。主人特地叫我們來接的，馬車已在外面等著。請密細斯上車吧！」彩雲聽了，想了一想道：「太太府上，我早該去請安，就為太太的住處不肯告訴我，就因循下來了。現在既然太太見招，我就坐我自己的車前去便了。」說著，回頭叫阿福去套車。那婦人道：「我們主人吩咐，請密細斯就坐我們來車。因為我們主人的住處，不肯輕易叫人知道的。」彩雲道：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那婦人笑道：「主人如此吩咐，其中緣故，奴輩哪裡敢問呢？」彩雲沒法，只好叫阿福到身邊，附耳說了兩句話，阿福先去了，自己就立起身來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那婦人在前，彩雲在後，走下樓來。

剛到門口，彩雲還沒看清那車子的大小方圓，卻被那婦人猛然一推，彩雲身不由主被她推進車來，車門已闔的關上了，弄得彩

雲迷迷糊糊，又驚又嚇。只見那車裡四面糊著金絨，當前一懸明鏡，兩旁卻放著綠色的布簾，遮著玻璃，一些望不見外面。對面卻笑微微坐著那婦人，開口道：「密細斯休怪粗莽，這是主人怕你知道了路程，所以如此的。」彩雲聽了這話，更加狐疑，要問那婦人，又知道她不肯說實話的，心裡不免突突跳個不住。正冥想間，那車忽然停了，車門欸的開了，那中年婦人先下車，後來攬彩雲。剛跨下地，忽覺眼前一片光明，耀耀燦燦，眼睛也睜不開。好容易定睛一認，原來一輛朱輪繡轡的百寶宮車，端端正正地停在一座□色五光的玻璃宮臺階之下。那宮卻是輪奐巍峨，轟雲干漢。宮外浩蕩蕩，一片香泥細草的廣場，遍圍著鬱鬱蒼蒼的樹木，點綴著幾處名家雕石像，放射出萬條異彩的噴水池。彩雲不及細看，卻被那婦人不由分說就扶上臺階，曲曲折折，走到一面大鏡子面前，那婦人把鏡子一推，卻呀的一聲開了，原來是個門兒。向裡一望，只見是個窈窕洞房，滿室奇光異彩，也不辨是金是玉，是花是繡，但覺眼光繚亂而已。就有幾個華裝女子聽見門響，向外一望，問道：「來了嗎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來了。」忽聽嚶然一聲，恍如鳳鳴鶴唳，清越可聽道：「快請進來。」那當兒，彩雲已揭起了繡幃，踏上了錦毯，迎面裊裊婷婷的，來了個細腰長裙、錦裝玉裹的中年貴婦，不用說就是維亞太太了。見了彩雲，就搶上一步，緊握住彩雲的雙手，回頭向那些女子說道：「這就是中國第一美女，金公使的夫人傅彩雲呀！你們瞧著，我常說她是亞洲的姑婁巴、支那的馬克尼。今兒個你們可開開眼兒了！」說完，就把彩雲拉到了一張花磁面的圓桌上首坐下，自己朝南陪著。彩雲此時迷迷糊糊，如在五里霧中，弄得不知所措，只是婉婉地說道：「賤妾蒲柳之姿，幸蒙太太見愛，今日登寶地，真是三生有幸了！只是太太的住處，為何如此秘密？還請明示，以啟妾疑。」維亞太太笑道：「不瞞密細斯說，我平生有個癖見，以為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是兩種人物，都是有龍跳虎踞的精神、顛乾倒坤的手段，你道是什麼呢？就是權詐的英雄與放誕的美人。英雄而不權詐，便是死英雄；美人而不放誕，就是泥美人。如今密細斯又美麗，又風流，真當得起『放誕美人』四字。我正要你的風情韻致瀉露在我的眼前，裝滿在我的心裡，我就怕你一曉了我的身分地位，就把你的真趣艷情拘束住了，這就大非我要見你的本心了。」彩雲不聽這太太的話，心裡倒還有點捉摸，如今聽了這番議論，更糊塗了，又問道：「到底太太的身分、地位，能賜教嗎？」那太太笑道：「你不用細問，到明日就會知道的。」說話間，有幾個華裝女子，來請早餐，維亞太太就邀彩雲入餐室。原來餐室就在這室間壁，高華典貴，自不必說。坐定後，山珍海味，珍果醇醪，絡繹不絕地上來。維亞太太殷勤勸進，彩雲也只得極力周旋。酒至數巡，維亞太太立起身來，走到沿窗一座極大的風琴前，手撫玉徽，回顧彩雲道：「密細斯精於音律嗎？」彩雲連說「不懂」。那太太就引弦揚吭地唱起來。歌曰：

美人來兮亞之南，風為御兮雲為驂，微波渺渺不可接，但聞空際瓊瑤音。吁嗟乎彩雲！

美人來兮歐之西，驚鴻照海天龍迷，瑤臺綽約下仙子，握手一笑心為低。吁嗟乎彩雲！

山川渺渺月浩浩，五雲殿閣琉璃曉，報道青鸞海上來，汝來慰我優心搗。吁嗟乎彩雲！

勸君酒，聽我歌，我歌歡樂何其多！聽我歌，勸君酒，兩復雲翻在君手！願君留影隨我肩，人間天上仙乎仙！吁嗟乎彩雲！

歌畢，就向彩雲道：「千里之音，不足動聽。只是末章所請願的，不知密細斯肯俯允嗎？」彩雲原不懂文墨，幸而這回歌辭全用德語，所以彩雲倒略解一二，就答道：「太太如此見愛，妾非木石，哪有不感激的哩。只是同太太並肩拍照，葦葭倚玉，恐折薄福，意欲告辭，改日再遵命吧！」那太太道：「請密細斯放心，拍了照，我就遣車送你回去。現在寫真鏡已預備在草地上，我們走吧！」就親親熱熱攜了彩雲的手，一隊高鬟窄袖的女侍前後呵護，慢慢走出房來，就走到剛纔進來看見的那片草地上。早見有一群人簇擁著一具寫真鏡的匣子，離匣子三四丈地，建立一個銅盤，上面轟起一個噴水的機器，下面周圍著白石砌成的小池。那水線自上垂下，在旭日光中如萬顆明珠，隨風咳吐，煞是好看。那太太就攜了彩雲，立在這石池旁邊，只見那寫真師正在那裡對鏡配光。彩雲瞥眼看去，那寫真師好象就是在薩克森船上見的那畢葉先生，心裡不免動疑。想要動問，恰好那鏡子已開，自己被鏡光一閃，覺得眼花繚亂了好一回。等到捉定了神，那鏡匣已收起，那一群人也不知去向，卻見一輛馬車停在面前。維亞太太就執了彩雲的手道：「今天倒叫密細斯受驚了。車子已備好，就此請登車，我們改日再敘吧！」彩雲一聽送她回去，很歡喜的，也道了謝，就跨進車來。車門隨手就關上了，卻見車簾仍舊放著，烏洞洞悶死人。那車一路走著，彩雲一路猜想：這太太的行徑，實在奇怪，到底是何等樣人？為什麼不叫我知道她的底裡呢？那畢葉先生怎麼也認得她、替她拍照呢？想來想去，再想不出些道理來。還在呆呆地揣摩，只見門豁然開朗，原來已到了使館門口。彩雲就自己下了車，剛要發放車夫，誰知那車夫飛身跳上高座，加緊一鞭，逃也似地直奔前路，眨眼就不見了。彩雲倒吃了一驚，立在門口呆呆地望著，直到館中看門的看見，方驚動了裡邊的丫鬟們，出來扶了進去。阿福也上前來探問，彩雲含糊應了。後來見了雯青，也不敢把這事提及。

雯青告訴她今天外部又來招呼，說明日七點鐘在沙老頓布士宮覲見，他們打發宮車來接。當晚彩雲絕早就睡，只是心裡有事，終夜不曾安眠。剛要睡著，卻被雯青喚醒，說宮車已到，催著彩雲洗梳打扮，按品大裝。六點鐘動身，七點鐘就到了那宮前。那宮卻在一座森林裡面，清幽靜肅，壯麗森嚴，警兵羅列，官員絡繹。彩雲一到，迎面就見一座六角的文石臺，臺上立著個騎馬英雄的大石象，中央一條很長的甬道，兩面石欄，欄外植著整整齊齊高的塔形低的鐘形的常綠樹。從那甬道一層高似一層，一直到大殿，殿前一排□二座穹形窗，中間是凸出的圓形屋。彩雲走近圓屋，早有接引大臣把彩雲引上殿來。卻見德皇峨冠華服，南面坐著，兩旁擁護劍珮鏘鏘的勳威大臣，氣象很是堂皇。彩雲隨著接引官走上前去，恭恭敬敬行了鞠躬大禮，照著向來覲見的儀節，都按次行了。那德皇忽含笑地向著彩雲道：「貴夫人昨朝辛苦了。」說著，手中擎著個錦匣，說道：「這是皇后賜給貴夫人的。今天皇后有事，不能再與貴夫人把晤，留著這個算紀念吧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就遞了下來。彩雲茫然不解，又不好動問，只得糊裡糊塗地接了。這當兒，就有大臣啟奏別事，彩雲只得慢慢退了下來。

到得車中，輪蹄轉動，要緊把那錦匣打開一看，不覺大大吃驚。原來這匣內並非珠寶，也非財帛，倒是一張活靈活現的小影：兩個羽帽迎風、長裙窄地的婦人，一個是裊裊婷婷的女郎，一個是莊嚴璀璨的貴婦。那女郎，不用說是自己的西裝小像；這個貴婦，就是昨天並肩拍照的維亞太太。心中恍然大悟道：「原來維亞太太就是聯邦帝國大皇帝飛蝶麗皇后，世界雄主英女皇維多利亞的長女，維多利亞第二嘍！怪不得她說，她的身分地位能拘束我了。虧我相處了半月有零，到今朝纔明白，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。」心中就一驚一喜，七上八落起來。

那車子卻已回到了自己門口，卻又看見門口停著一輛轎車。彩雲這兩天遇著多少奇怪事情，心裡真弄得恍恍惚惚、提心吊膽的，見了此車，心裡又疑心道：「這車不知又是誰的了。」此時丫鬟僕婦已候在門口，都來攬扶，阿福也來車前站著。彩雲就問道：「老爺那裡有什麼客？」阿福道：「就是畢葉先生。」彩雲所了，心裡觸動昨天拍照的事情，就大喜道：「原來就是他？我正要去見他哩！你們攬我到客廳上去。」說著，就曲折行來。剛走到廳門口，彩雲望裡一張，只見滿桌子攤著一方一方的畫圖，雯青正彎著腰在那裡細細賞玩，畢葉卻站在桌旁。彩雲就叫「且不要聲張，讓我聽聽那東西和老爺說什麼。」只聽雯青道：「這圖上紅色的界線，就是國界嗎？」畢葉道：「是的。」雯青道：「這界線准不准呢？」畢葉道：「這地圖的可貴，就在這上頭。畫這圖的人是個地學名家，又是奉著政府的命令畫的，哪有不准之理！」雯青道：「既是政府的東西，他怎麼能賣掉呢？」畢葉道：「這是當時的稿本。清本已被政府收藏國庫，秘密萬分，卻不曉留著這稿子在外。這人如今窮了，流落在這裡，所以肯賣。」雯青道：「但是要一千金鎊，未免太貴了。」畢葉道：「他說，他賣掉這個，對著本國政府，擔了洩漏秘密的罪，一千鎊價值還是不得已呢！我看大人得了此圖，大可重新把它好好的翻印，送呈貴國政府，這整理疆界的功勞是不小哩，何在這點兒小費呢！」彩雲聽到這裡，心裡想：「好呀，這東西倒瞞著我，又來弄老爺的錢了。我可不放他！」想著，把簾子一掀，就飄然地走了進去。正是：

羨煞紫雲傍霄漢，全憑紅線界華戎。

不知彩雲見了畢葉問他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